

反腐岂能靠“内江”

凌河

反腐,能靠一个“内江”吗?说“大义”也好,论“内江”也罢,这类“内斗”式的“反腐”,甚至被某些舆论叫好,并不仅于一起裙带的“灭亲”——某市书记与市长历来官斗,于是书记下了狠手,匿名揭发市长的贪腐行迹。市长“进去”以后,又把书记的劣迹,一一“咬”了出来。结果这对贪官,终于在狱中握手言和,了却了十年官场的恩怨——这起发生于江淮大地的“内江”式“反腐”,当时也引起过多少议论,也有人说不失一条“内部监督”的路子,但也有人认为,依靠“狗咬狗”的“一嘴毛”,毕竟不像是反腐败的正道呵。把希望寄予“内江”,看来很不可靠。且不说裙带之间,共同利益总是远大于“作梗”,便是贪官之中,更多的是鼻孔一气、利害与共。他们之

间,自会有官场的内斗、仕途的倾轧,乃至分赃的不均,但“大方向是一致的”,互相依存,狼狈为奸,是他们的“主流”,纵然有点矛盾,也会“求同存异”、相互庇护;要靠他们的“内江”,来使东窗事发、水落石出,是要落空的,这也是无数“窝案”告诉我们的规律。近日揭露出一名贪官的落马,是因为“吃独食”,贪贿所得,从来不让同僚分享,因为“不均”,所以翻车,这样的例子,毕竟凤毛麟角;大多数的贪官,是讲“江湖上规矩”的,所谓“盗亦有道”,一般都是“共同犯罪”,摆得很平,所以因为“独食”而被“举报”的,不幸只是特例。这就再次告诉我们,所谓“监督”,更多地要靠“异体”;依靠“利益共同体”中人的相互“扯袖子”,依靠“利益攸关者”们的互相“制约”,有一点作用,但终究

不可靠——这事儿往大里说,就是反腐败要靠“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而不是靠“内江”,更不是靠二奶、情妇来“反腐”,甚至也不能靠“家庭纪委书记”的“枕上廉风”,那东西再再荡荡,也无济于事。还是回到这起岳婿“内江”案上来——150桌家宴,几千人蜂拥而来,昂科雷的豪车女儿早已招摇过市,这样大的动静,已历时两年,为什么当时当地“有关部门”一句不闻?再说这位姑爷,为什么也不是当时就举报,而是因为一笔“房款”老丈人“作梗”,才“内江”呢?如果波澜不兴,他还会“举报”吗?这陈局长,不是到了今天,还稳稳地坐在一把手的交椅上么——解剖这只麻雀,就更可见“内江”之不可靠,“内斗”之不足以寄予希望了。

今日论语

颇具“戏剧性”的反腐之中,近日又有一名官员就要落马——而他的风雨飘摇,同样更具有“戏剧性”。海南澄迈县的旅游局长,被举报两年前大摆婚宴150桌,又送价值73万元的进口昂科雷越野车给女儿作为嫁妆,而举报的人,竟是他的乘龙快婿!两年前的事儿,为什么今天才举报呢?因为一笔房款,岳父作梗,逼得女婿“无路可走”,于是出来举报,于是大义灭亲!

关于这起“灭亲”案,舆论之间,是有众说纷纭的,有曰这是反贪斗争独具的一条蹊径,有说这种灭亲之举,是“最有杀伤力”的“一招”,当然也有这样的叹息,说我们

新民随笔

文物拍卖和奇装异服

林明杰

今天许多习以为常的事,在当年曾是那么不易。

昨夜,北京中国嘉德拍卖有限公司举办隆重的20周年庆典,遇到中国收藏杂志社社长陈念。她说起了嘉德当年创办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其中尤其难的是观念的碰撞。

“成立文物拍卖公司当时很敏感。”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20年后用敏感一词形容嘉德创办时的境遇。

新中国后,形成了单一的国营文物流通体制,这一格局40年未变。文物商店隶属文物主管部门,吃的是垄断饭。贸然闯入的嘉德既没有文物部门背景,又不是纯正的国企,却要打破文物部门40年的垄断,这还行?

时任国家文物局领导的张德勤回忆道:“我深知,要改变文物局某几个同志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文物工作观念,是很困难的。我体会过‘要搬动一把椅子,移动一个火炉,都几乎要流血’的滋味。”

张德勤以他的远见和超越自身利益的高度,突破了一个时代的“固执”,力排众议,为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网开一面。

从文物的垄断经营,到拍卖的异军突起,直到今天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拥有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地位,我们不仅看到一个产业的兴起,更看到一个观念的改变所带来的巨变。再从文物主管部门垄断文物经营到开启拍卖市场,继而在文物艺术品市场最繁荣时又依法禁止文物主管部门下属机构从事拍卖,避免了不正当竞争,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

然而,今天我国在文物管理上依然有一些值得商榷的“敏感词”。在这个更为开放的时代,我们能否拥有更为开阔的胸怀和世界的眼光以及更为升华的政治品格,来推动中国的文化进步,是放在如今大大小小的张德勤们面前的历史试卷。

写到这里,我不知怎么就想起小时候在公园里看到的场景。当时,人们被严禁穿着“奇装异服”,一律黑、白、蓝、绿。但,到公园拍照的一些女孩子爱美之心难以抑制,偷偷把花衣服穿在里面,趁纠察不注意就迅速脱了外衣拍照。一时间,“不许穿奇装异服!”“再拍抓起来!”纠察的厉声呵斥此起彼伏。

回顾历史,有很多我们曾煞有介事去维护和禁止的事,真是莫名其妙。

新民新语

特殊招聘会

徐轶汝

4家单位、23位应聘者。上个月,普陀区社区矫正中心内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招聘会,应聘者都是正在接受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的对象。文化程度低、无技能,是这些刑释解教人员或社区服刑人员共有的短板。身份特殊、心理自卑,更让他们在找工作的道路上处处碰壁。个中辛酸,与谁人说?

52岁的陈先生由社工陪同前来。他2010年底刑满释放后,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但和雇主发生争执,被辞退了。无妻无子、孤身一人,他就想找份正当职业,能加金,后半辈子有保障。他向金沙江搬场公司的工作人员拍胸脯保证自己身体健壮。“我就想有个工作,吃点苦没问题。”王先生身患严重的糖尿病。招聘会上的一家企业,他半年前应聘过。当他得知,当时一起应聘的同伴如今在这家公司表现很好时,眼神黯淡了下来。“我也不是不想干,我生病啊!老是要病休,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嘛。”

无论如何,有强烈的就业意愿已属难能可贵,还有一些刑释解教人员,因为离开社会时间太长,根本不愿意走出家门与社会接触。

这场招聘会上,最终有11人确定了初步意向,有卖场理货员、库房管理员、医院后勤人员、起重工等。那剩下的12人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有些应聘者求稳定、求加金、求别太累,显然不太实际。可是,埋怨他们眼高手低的同时,不妨审视下自己,挑肥拣瘦的又何止他们?

一些应聘者的经历,让人思考,该怎样更好地帮助他们。普陀区长寿社区社工徐英华记得,最“痛苦”的一次,为了帮一名高先生就业,前后历时近一年,大大小小的特殊招聘会跑了不下10个。一看到高先生瘦弱的身材、蜡黄的脸色,招聘企业负责人便默默在他的简历上画了个大叉。

失足者需要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对他们而言,不仅是为了生计,更意味着被尊重与被接纳。还记得那动人的“黄丝带”的故事吗?对于那些走出大墙开始新生的人而言,既希望看到家人的“黄丝带”,更希望看到社会的“黄丝带”。

上海不妨升级“交通卡”消费功能

新民网论

据媒体报道,浦东一家面馆与公交公司合作,推出刷公交卡吃面服务,结果被叫停。上海公交卡公司强调,交通卡目前不在商业领域使用。对此,有市民表示,希望上海交通卡像香港的八达通卡一样,能用于交通、便利店、餐厅等,成为真正的“一卡通”。

上海市民手上的各类预付卡不少,但每天必须带在身边的,恐怕首选就是公交卡。上海公交卡

拥有庞大用户群,应勇于创新,让市民早日拥有一张便利的“市民卡”。香港八达通卡最初仅是一张用于地铁等公共交通的预付卡,但仅仅诞生3年之后,这张卡就脱胎换骨,迅速向零售业等市场渗透,如今已有超过5300家服务供应商加盟。凭这张小小的“市民卡”,香港市民能到“大家乐”点餐,进香港书展买书。

当然,要从纯交通卡变身“市民卡”,在技术创新、管理优化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就得符合央行《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

办法》的各项监管规定。但这也是进一步提升现有公交卡权威、竞争力的必要步骤,对做大做强企业、更好服务公众都是有利的。公交卡企业如果有敏锐的市场眼光,有服务公众的意识,就不应有畏难情绪,更不能“小富则安”。

目前市场上的各类商家预付卡不仅卡多携带不便,还存在诚信不足的隐患,急需标杆性的预付卡来重塑行业标准与形象,作为市民使用最普遍的公交卡,应当仁不让,担当这一角色。(新民网评论员,网址 www.xinmin.cn)



齐白石练习『三级跳』
某著名作家为了通过副高级职称考试,年年都要放下手头的创作,为攻克英语和计算机而努力,但连考十二年都没能通过。现行的职称评审,使整个社会都在付出巨大成本。
天呈画

自由谭

从吴思远得奖感言说起

姚荣铨

日前,应邀出席“第十届全球华语大学生影视奖”活动,在香港亚洲电视演播厅鸡尾酒会上,邂逅了刚上任的香港电影发展局主席马逢国,他还是上海节赛推升港澳联络站的荣誉站长,老马问我上海的参赛情况如何。我说上海有4所高校来参赛:上海大学、交大、上戏和电力学院;作品共有10部,上大4部又全部入围参与13个奖项的竞赛,至于名列前茅还是吃盐鸭蛋,我辈岂能未卜先知。不过,须特别一提的是,华语电影老前辈桑弧的公子李亦中是交大教授、博导,几乎届届不曾缺席,原来这个全球活动是香港浸会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联袂创意的,本来两地轮番举办,后来香港获得“策略性

发展基金”支持,现在就成了HK品牌,这对上海来说不无遗憾。此次颁奖会上,吴思远的得奖感言说得另有一功。吴思远兄上海出生、香港入行、闻名于大中华电影圈,前不久在港获得第32届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作为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他以终身挚爱电影的人表态,倘有电影相关活动不论大小自愿尽心参与,令圈内人士无不动容。此次颁奖他也是别出心裁,开口就是一句“祝贺得奖和勿得奖朋友!”思远是在大学攻读电影电视专业的莘莘学子对话,重在参与,对得奖和不得奖的年少朋友一视同仁,同予鼓励,其

思可谓远矣。思远以自己初入行时的艰难困苦与今朝条件对比,让不得奖朋友能登高望远,看着希望,树立信心。他说,想当年电影厂少得可怜,现在内地改革开放增加多少片厂和影视制作机构!也就是谆谆告诉“准电影人”英雄大有用武之地。他还说现在高科技日新月异,连智能手机也可以拍“微电影”,而他学生意时胶片金贵得不得了,他们竟冥思苦想出以小机器来拍,一条胶片“劈”成左右两半片去拍,多花力气明摆着是为了省点钞票,但须十分小心操作,若出了纰漏曝了光反而蚀掉老本。吴思远如今与时俱

进了,入股沪上“8号桥”开拓创意产业,又在“新天地”开辟院线,实践出真知,他为来自海内外的中外大学生作了一个《中国合拍片行销与戏院运作》讲座,把电影工业的产业链完完整整呈现了出来,给此次活动不只“锦上添花”,也是给未来投身于文化市场竞争的接班新一代“雪中送炭”。吴思远是上海政协港澳委员,他在沪极其认真参政议政,提了不少真知灼见,也许是爱深恨切吧,他面对建言提案落实不够是直言不讳的。笔者以为,在复兴上海电影荣光和催促电影人才辈出这个“阿拉梦”中,不能少了在沪上出生成长的吴思远。